

他赐给我们 圣经： 释经的基础

第七课

应用圣经 教牧访谈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

视频, 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 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 2013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版权所有。未经本出版机构书面许可（除非为着评论，审议或学术目的所作的简要引用），本电子版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为着盈利的目的传播和发行。接洽方式：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nc., 316 Live Oaks Blvd., Casselberry, Florida 32707.

非经注明，所有经文引用来自中文圣经 和合本© 2000 IBS 国际圣经协会。

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目录

问题 1: 我们把圣经经文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时, 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1
问题 2: 明白一段圣经经文原本含义, 如何帮助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2
问题 3: 上帝在哪些方面是不改变的?	3
问题 4: 所有的人都有罪性吗?	5
问题 5: 上帝后来的启示如何影响我们对祂先前启示的理解?	5
问题 6: 遵守圣经的正确动机是什么?	6
问题 7: 顺服圣经和顺服上帝是不一样的吗?	7
问题 8: 旧约和新约圣经有哪些文化特征, 使圣经和当代读者拉开距离?	8
问题 9: 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今天生活时, 应当如何考虑圣经文化和我们自 己文化之间的差异?	9
问题 10: 今天的信徒如何根据救赎历史的改变, 将圣经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	11
问题 11: 信徒如何能让圣经与他们今天的生活切实相关, 并应用在他们生活当 中?	13

他赐给我们圣经：

释经的基础

第七课：应用圣经

教牧论坛

访谈嘉宾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R. Bauer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 James, Jr.
但以理·金博士 Daniel L. Kim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G. Lister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
罗伯特·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
唐崇荣博士 Stephen Tong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

问题 1：

我们把圣经经文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对于任何新获得的技能，重要的是在我们恰当运用这些技巧之前，了解已经到位的使用指引。我们学习把圣经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生活中时也是如此。我们把圣经经文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

我在应用方面看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塞进经文里面。在这方面，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查经，查考了一段经文，可能讲的是基督的荣耀，或者需要更多了解圣经，然后我们在房间里走动，开始分享从中学到那些东西，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是祷告，人人都要把它应用在他们的祷告生活中，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不足之处。要改进我们的祷告生活，这是一件好事，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视了圣经实际上这时呼吁我们去做的事。因此，如果我们首先非常小心解释圣经经文，不仅理解作者尝试说什么，要我们相信什么，还有作者原来要受众如何看待这经文，然后，把我们的应用与作者打算要原来受众所作的的应用联系起来。这就把我们与经文联系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作出正确的应用。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的应用，我们实际上是在让经文挑战我们。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为了把圣经应用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正确范畴和足够的范畴。我们有时候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应用简化成为告诉人要做什么。毫无疑问，告诉人要做什么，这很重要。上帝有律法，我们应当遵守律法，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应用远远不止于“做”。我要说的是，人会问四个问题。基督徒问这些问题，坦诚来说，世俗的人，各种宗教的人，每一种伦理体系的人都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我的本分是什么？我欠了其他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哪一种品格是敬虔的品格？哪一种人能做到我们在上面第一个问题问的要做的事情？我指的是，我常常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但做不到，因此我们如何能得到那品格？我们应当成为哪一种人？”第三个问题，是有人被人忽略的，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我应当往哪里去？”或者更好的，就是“*我们*应当往哪里去？”因为有大量的事情，只有你和其他人一起才能做到。这是集体项目。“我应当往哪里去？”这问题也与我的呼召，我的人生目的有关。这就是说，因着我的历史，我的经历，我受到的训练，有一些事情是我应当做的，可能与其他人要做的事情很不一样。我的恩赐，我的需要，我看到的问题，和你不一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能看见，我如何能像上帝那样看这世界？我怎样才能有上帝的眼光？上帝对这世界的看见？”换言之，常常有一些关于何为对错的观念，是互相对立的。上帝是怎样看这一点？让我再讲一次。四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我应当往哪里去？或者*我们*应当往哪里去？我怎样才能看见？行为，品格，导向和视野。另一种说法，用另一种说法说同样的事：我的本分是什么？我应当有哪种品格？我的人生目标应当是什么？什么是上帝赐下的，或正确的对这世界的看法？这是最基本的四个问题。如果你把圣经应用在一群人身上，如果你查考圣经的一部分，你要把它应用在一群人身上，你就不应当只是问这些问题的其中一个。在你预备的某次教导中，努力使用至少两个问题，有时甚至所有四个问题。圣经很多次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问题 2:**明白一段圣经经文原本含义，如何帮助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试图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首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与经文原本的意思有关。这给了我们牢固的根基，把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明白一段圣经经文原来本含义，如何帮助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如果我们首先不明白圣经一段经文对原来作者的最初含义，那么我们就很难忠实和有权威地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或我们所讲道、作教导之人的现代生活当中。因此，一个思考的方法就是：可以这样说，圣经中一段具体经文有

一个基本的意思，或要教导我们的一件基本的事情。现在，根据这一个基本的意思，或者要教导的基本事情，人可以得出成百、甚至上千的应用，应用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生活当中。学前班老师的需要可能和建筑承包商不一样，建筑承包商的需要可能和律师或医生的不一样。因此一段具体的经文如何应用在一个人身上，这可能在一具体生活中有不同的牵涉影响。但这件事要做得好，要把那正确的应用放在下面听的人的生活当中，你就必须首先明白那段具体经文的正确意思。因此，我们希望正确的意思带出正确的应用。现在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 13 章，耶稣洗门徒的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可能认为这很粗劣，很古怪，我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我并不洗人的脚。如果我要脱下某些人的鞋子，洗他们的脚，这些人会感觉被冒犯。但是这段经文的要点，并不是我们要去身体力行地去洗每一个人的脚。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让人看到，作为师傅、作为拉比、作为领袖，他能为门徒，为学生做最卑微谦卑的服侍行为。明白这种文化，洗脚在他们文化当中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卑贱的服侍行动，我们现在就能正确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因着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服侍的行动，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卑微的事？例如，我们能换尿布吗？这是有四个孩子的父亲能做的糟糕和卑微的工作。我们能去倒垃圾吗？……洗脚在原来的处境中有某种含义，我们需要发现，在原本的处境中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按照它的处境正确理解，好让我们能把它正确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因此，我们并不是四处去洗人的脚，但我们确实四处去做像这服侍的事情，因为正如在约翰福音 13 章所说，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因此，我们能像耶稣一样，作这种类型的仆人。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知道圣经原来的意思，这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圣经的作者写作时，他心里马上感到有一群受众，因此我们不仅思考经文说什么，而且也考虑原来的受众是如何领受这经文，这样就是好的。但然后这也帮助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与古代的受众有大量共同的地方。人性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上帝是不变的，他不改变。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是稳固可靠的，因此几千年前应用在信徒会众中的事情，实际上仍在我们身上适用。即使我们可能需要作出一些文化方面的改变，把它们应用在今天，但共同点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问题 3:

上帝在哪些方面是不改变的？

我们的世界在不断改变。增长、进步、衰落，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到处发生，发生在这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在每一个把地球称为是自己家园的人身上。然而圣经讲到上帝的时候很不一样。上帝从不改变。上帝在哪些方面是不改变的？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G. Lister

上帝的本质和他的性情不改变。因此，作为上帝，他从根本上是不变的。他在根本上是自足的，他在根本上并不依赖他所创造的。按他的性情，他在根本上是信实的，他在根本上委身要信守诺言。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可以依靠他。因为上帝在他的本质方面的不改变，在他的性情方面的不改变，我们也可以确信，在信守他已让自己承担要信守的应许方面，上帝以恰当的方式，改变与他所创造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帝信守他的应许，要赦免人的罪……当一个罪人抓住拯救的应许，这不仅仅是罪人这一方的一种改变，也是上帝改变与罪人的关系，从忿怒和审判的地位，改变到平安与和好的地位。在这里，上帝信守应许，涉及到改变与罪人的关系，这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就是上帝的品格和他的本质不改变。在信守应许方面，上帝昨日、今日和明日是可靠的，根据这事实，一个罪人可以知道，无论他在哪一天悔改，这应许对他就是有效的，就是上帝要改变他的安排，从忿怒变为和好。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上帝这个概念意味着完全。而完全就是不能改变的，否则它就变得不完全。上帝在每一方面都是不改变的。上帝的本质不改变，上帝作为上帝的特征不改变。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的话语不改变。上帝大有能力的时候，他的能力不改变。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不改变的，因为它属于上帝，而上帝是完全的。上帝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上帝的属性都是不改变的。当我们想到一个能改变、可变的事情，我们想到的不再是造物主，我们想到的不再是上帝。我们想的是受造物。受造物是可改变的，变老的时候是在改变，因为不完全，所以改变，因为我们能进步，所以改变。当我们存在，或相信，或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能在将来进步，因此，通过改变而进步。但上帝是完全的。他并不需要改进。他不能改进。不仅他不改变，而且他还不能改变，就是因为他是上帝，他自己是完全的，独立在任何事情以外，不依赖于任何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影响他，没有什么事情能转变他，没有什么事情能改变他。他不会变老，他存在于时空之外，他是无与伦比的生命，有别于其他任何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讲上帝是不改变的。因此，关于这问题：上帝是如何不改变的，在我们能想到的上帝的每一个方面，上帝是不改变的。他的预旨是不改变的，他的话不改变。正如我们说过，他的本质是不变的。他的灵不改变，因为他是上帝。按照定义，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不能变成可改变的。他是“自有永有”，总是如此。在上帝的情形里，他过去是怎样，他今天就是怎样。他曾经想的，他今天在想，他明天还要思想同样的事，因为上帝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的。因此，他并不需要明天改变他的意见，改变他的生命，或改变他的方法，因为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在不改变地思想每一件事；他完全地思想每一件事。

问题 4： 所有的人都有罪性吗？

基督徒相信人生来就有罪性。对于信徒而言，这种观念看起来是不言而喻。但大多数不信的人认为，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好的，只因外在的影响才做坏事。那么，所有的人都有罪性吗？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

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都有罪性，两个人除外——堕落前的亚当，以及耶稣——两者都是真正的人。但在堕落之前，亚当没有堕落的人性，而耶稣是从来就没有过罪性，即便他有真实的人性。但是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其他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一种堕落的本性，在其中罪彻底地和完全地影响我们，在根本上定义为是敌对上帝，悖逆他，在我们的本性中生出一种扭曲。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罪的本性，这意味着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在 *tabula rasa*，“无暇白板”情形下读圣经。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成见来读圣经，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偏见来读。我们带着我们自己内在的愿望，要逃离圣洁永生的上帝。但实际上，圣经也诊断我们人类有罪的光景，还开出了补救之法。就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同样的人，和原来领受圣经的人是同一种人。圣经讲到一位圣洁的上帝，讲到堕落有罪的人性，讲到一位要来的救主和救赎主，一位要再来审判的主和君王。我们读圣经，认识到我们不能完全地读，但实际上，整本的圣经是对你我这样有罪性的人来说的，讲到我们人的情况，在基督里提供一种医治。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所有人都有罪的本性，一个人除外，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让我们想到所有人都有罪性，是完全败坏，等等，我们要思想的是所有在亚当里，在亚当里堕落的人，因此所有按血气是亚当后裔的人都是堕落的。在这种意义上，“所有”，是的，“全”人类都有堕落的本性。但只有一位，当然，一位末后的亚当，最后的亚当，他没有罪的沾染，虽然他是完全的人，因此，很合适作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人的救赎主。

问题 5： 上帝后来的启示如何影响我们对先前启示的理解？

解释圣经的人，早就认识到以经解经的价值。例如，保罗在新约圣经的一部分著作光照他在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的著作。旧约圣经的历史，提供了新约圣经教导的背景。但是，上帝后来的启示如何影响我们对先前启示的理解？

大卫·鲍尔博士 David R. Bauer

圣经本身证明了一种进程，这是上帝随着时间推移向他百姓启示他自己的渐进方式。因此，即使在旧约圣经中，你也会看到渐进的启示。后来旧约圣经的作者使用，并且重新适应之前圣经正典的材料，之前的启示，而不是仅仅拿过来，而是让它更进一步，有时甚至澄清或修正一开始对它的理解和使用。当然，你从“渐进启示”的角度看到的主要发展，是旧约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发展，希伯来书把它们说成是前约和新约。那么渐进启示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根据后来的启示，从应用价值的角度判断或评估之前的启示。

罗伯特·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圣经是上帝永恒的话语。与此同时，凡以为圣经是一套抽象的道德原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曲解了圣经。事实上，在启示上帝的计划方面，在预言他要如何对付罪的问题，还有弥赛亚的降临方面，存在着一种渐进的发展，越来越清晰。旧约中，早期启示的某些方面，明显在这些具体规定之外找到了它们的应验。例如，旧约圣经中有关食物的律例。我不想使用这个说法，说这些是无关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与人有关的，超越时间的，但是，我们是否要不吃鲱鱼，没有鳞的鱼吗？或者我们担心穿的衣服是不是用两种不同布料织成的？显然，我们不担心。因此我们需要读圣经，知道圣经的尽头，新约圣经启示提供了释经的坐标，通过这坐标理解旧约圣经的这些规定……它们在基督里得到成全了吗？它们是表明超越时间的道德原则吗？耶稣并不是看自己拒绝先前的启示，而是成全了这启示。对我们来说，在这方面一处关键经文就是马太福音 5 章 17 节：

[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

问题 6:**遵守圣经的正确动机是什么？**

圣经充满了关于我们应该信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教训。但是圣经并不仅仅是一份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的清单。圣经也告诉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为什么这么重要。遵守圣经的正确动机是什么？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T. Pennington

当耶稣被人问到，“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给出了答案，还多给了一个答案，他也说了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它们都集中环绕基督徒最大的美德，就是爱，全心全意的爱和委身。首先，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耶稣教导的第二诫命就像第一条，爱其他人，爱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说到底，我们读经、把圣经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目的，

不是别的，正是敬拜上帝和服侍他人。有一种垂直的成分——爱上帝——也有一种水平的成分——爱人如己。事实上，这不仅是我们读圣经的目标，而且实际上也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问正确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最接近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用的方法。这就是读经的时候问：“这如何教导我关于爱上帝的的事，这如何帮助我也爱其他人？”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

顺服圣经，对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带来实际的相关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完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会更进深。但有时候顺服圣经，实际上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艰难。顺服圣经可能会带来逼迫，甚至殉道和损失。因此，对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不能成为首要的动机。顺服圣经的首要动机，应当是那位写圣经的上帝。我们顺服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我们顺服他的话语，因为这是他的话语。这要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顺服他，以顺服讨他喜悦，应当成为我们顺服圣经的首要原因。

问题 7:

顺服圣经和顺服上帝是不一样的吗？

我们坚信圣经对自己的表述，就是它是上帝的默示，是有权威的上帝的话语。对人类来说，没有任何其他书带有同样的能力和影响力。然而，圣经并不等同于上帝他自己。顺服圣经和顺服上帝是不一样的吗？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当人们想到顺服圣经的教导时，我想我们需要相当清楚地记得一些事情。一方面，如果圣经是上帝的道，那么顺服圣经，就是顺服主的作为，因为主已经赐给我们圣经。圣经向我们表明，主对我们道德生活有什么旨意，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在与他的关系中行事为人，我们应当如何思想我们需要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教导我们什么事情讨上帝的喜悦。因此当我们明白，圣经是上帝的道，圣经把我们指向上帝。我们顺服圣经，因为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上帝的道，那么顺服圣经就是顺服上帝。但我担心，对很多人来说，遵守圣经所说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信心。“如果我只是相信这些事情，如果我只是按照这一点活出我的生活，我就要想到哪里有漏洞。我要做的，是刚刚够确保我遵守律法的精义，或者耶稣教导的精神，我要做我需要做的事。”这种思维实际上会变成代替顺服上帝。圣经并不是一本训导手册。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通过圣经的见证回应上帝，我们就能顺服他。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经文，看教导，尝试想如何让我们的生活符合圣经，却想不到“我只是要讨上帝喜悦”，那么顺服圣经就不是顺服上帝。

问题 8:

旧约和新约圣经有哪些文化特征，使圣经和当代读者拉开距离？

当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时，我们需要思想圣经的文化和我们自己文化的之间的差距。相信的人有时很难把一段圣经应用出来，因为大多数现代文化和圣经描述的文化不一样。那么，旧约和新约圣经有哪些文化特征，使圣经和当代读者拉开距离？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旧约和新约圣经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产生距离，取决于我们是谁。无论是在西方和发达国家，还有在亚洲，我们只需要记住，按照我们的标准，过去的人是多么贫穷。人们可能一周吃一次肉，可能一天吃一顿或两顿饭。普通人总共可能有六件、七件或八件衣服，包括鞋子在内。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食物稀缺，水稀缺，人出行要靠走路。当圣经说，他们从这里去到那里，想想看，他们是走路的。因此这和我们的文化很不一样。还有，确实有一片土地，人们挨得很近生活在一起，人口密集。城镇彼此挨得很近，人们彼此认识，知道对方的名字。今天很多文化还像那样，但绝不是所有文化都是这样。即使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想象这问题，耶稣怎么能差遣他的门徒，说，去到一个配得领受福音的村子里去，去下一个城镇，人要接待他们。你如何能想象，当你去宣告上帝的国度，人会接待你？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方面，城镇彼此挨得很近，因此，如果在一个城镇里没有人接待你，那怎么办？这并不是死刑判决。你可以很快去到另一个城镇。耶稣宣告的话快速传播，再一次，这是因为城镇挨得很近，人口密集。因此，当一位信使来到的时候说：“我要告诉你们一点点耶稣说的话，”有很大的机会人会非常饥渴，要听他们说的话。因此，我们只需要摆脱我们自己生活在富足里的心态；我们出行的方式，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也许人口在城市里密集，城市彼此很远。这仅仅是圣经的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相当不一样的少数几个方面。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 James, Jr.

当我们看像旧约和新约圣经那样遥远的事，然后尝试把这些带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远离旧约和新约圣经时期，因此存在着时间间隔，我们同样有空间差距。因此我们今天仍然纠结于如何理解明白中东人的心态。我们有严重的语言隔阂，他们讲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因此我们要努力找到最贴切的英文单词去翻译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单词，但无可避免，翻译的过程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有圣经原本听众和读者的间隔，因此我是在努力带着祷告的心，把自己放在第一世纪的位置，或就心态而言，尽力与那个早期近东的人感同身受。然后我们有写作间隔。希伯来文的作品，希腊文的作品，和我们今天如何用英文写作很不一样。然后我们有所有其他文化方面，远到按照旧约圣经，犹太人是靠超过六百条利未律法生活，这些律法规范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道德、民事和属灵方面，规范男女之间的关

系，动物，农耕，节期。所有这些方面都受这些律法的规范。然后你看新约圣经，你看到希腊罗马的文化与世界观，这已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思想过程，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是生活在在一个农业社会……我们不受季节、时令和天气的约束。我们并不明白动物生活的重要意义，我们对羊和骆驼有什么真正认识？我们对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有什么认识？因此，所有这些对于旧约圣经的世界，也对新约圣经世界的文化来说都很重要——人的关系彼此很不一样，就像希伯来人文化，摩押人文化，以东人文化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次进入到希腊罗马文化，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男女关系。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解经，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再一次，我们不是尝试把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放到第一世纪，或公元前的世界。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我认为，至少在工业化国家，让圣经与今天大多数当代读者拉开距离的主要特征，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圣经大部分的写作处境更多是乡村、农业的环境，肯定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工业化处境，带着伴随不同生活方式的多样动态关系。因此，我们从旧约和新约圣经看到许多的例证，反映的是生活在土地上，靠土地出产生活，与土地的关系中生活，与这种事情有关的人。而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赚钱和谋生方式，与我们和土地的联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这肯定是一个主要差别。通常来说，文化也比我们现在的在结构方面更加族长制，而我们的文化则更加平等化，这带来读经方面的某些差异。今天的文化是很多人都识字的文化，而当时是较少人识字的文化，这意味着大量的圣经内容是以叙述与画面的形式呈现，因此人是否识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至少在新约圣经时期，估计识字的人，至少是完全识字的比例，是介乎5%到10%，与我们今天的文化相比非常的低。因此在圣经发挥功能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差异……另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就是，人是听圣经，而不是读圣经，是在口头上的经历，而不是在一本书的页面上经历。当时的人并没有圣经，他们并不带着一本圣经来回走动。他们若不是在教会，就是在会堂，或者在圣殿听圣经信息。当你得到是在口头聆听的受众写作，你是听到而不是读到里面的内容，这带来某种风格，某种表述素材的风格。这口头沟通很适合叙述，但有时候可能会让论证性的论述有一点点困难。这对于诗歌来说很合适，因为人会平衡一行一行的句子，使用韵律和那种事情，这有助人的记忆。因此所有这些特征都影响圣经的呈现方式，圣经是通过口头呈现。这与今天我们通常经历圣经的方式很不一样。

问题 9:

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今天生活时，应当如何考虑圣经文化和我们自己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们今天与圣经的文化相隔了数千年。伴随着这种隔离而来的是我们说话、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显著差异。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今天生活时，应当如何考虑圣经文化和我们自己文化之间的差异？

但以理·金博士 Daniel L. Kim

我总是想，如果我可以让十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与他们对话，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和世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我们开始查考圣经具体的经文，我们会进行哪一种对话？例如，当我想到亚伯拉罕与赫人长老的对话，准备买一个洞，埋葬他所爱的妻子，这两群人之间的互动就很有意思。当时进行着大量非语言沟通，每次亚伯拉罕站出来说话，他是反复下拜，表明尊重，这是我们西方人尤其不会做的事。然后他才和以弗仑开始实际的对话，亚伯拉罕最终从他那里买到这个洞，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对话，而总是通过第三者。每次我读到像这样的故事，我就再一次得到提醒，不同的文化是怎样处理商业买卖的问题，和我的经历的不一样。我想到的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在文化沟通方面学到的一个理论，是来自一个名叫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名叫《超越文化》，他在书中表达，根据一种文化的沟通方式来对待这种文化。当然，任何文化中都有差异。每一种文化之间有差异。有性别差异，也有个性差异。但爱德华·霍尔用最粗犷的笔触，认为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看待文化。一种是由低处境沟通驱动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当中，大部分的信息在于实际的言语本身。例如，他使用了美国法庭的情况作为例证。一位律师站起来，讲一句话，那句话每一个单词都只有一种可能的意思，所以在任何一个不是律师的人看来，这是如此复杂，让人困惑，因为他们需要使用特定的词代表特定的案子或处境。因此，这被看作是低处境，在这处境当中，一位律师穿什么衣服，或他怎么样打手势，或他走路的方式，这一切都不相干，所相干的只是他或她所说的话。但是在光谱中的另一端是一种高处境文化，在这当中，所传递的绝大多数事情，实际上根本不在于所说的话，而是通过非语言沟通进行传递。当我看到一些像这样的事，我们开始感受和认识到，这也许能帮助我们不仅明白圣经处境中发生的情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我们处境中发生的事——我们怎样能最好使用或应用圣经。我认为，大多数旧约圣经和古代中近东大多是高处境文化，而不是低处境文化。因此当我们开始看到亚伯拉罕和以弗仑彼此对话时，却从来没有当着长老的面彼此实际说话，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说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间接的。因此亚伯拉罕说：“这块地值多少钱？”以弗仑说：“那么在我们当中一千舍客勒的银子算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在说：“老兄，这块地要卖一千舍客勒。”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他们沟通的方式，就马上出手，给了他一千舍客勒，买下这块地。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低处境文化的人，我们会说：“但这并不是以弗仑说的，他岂不是说，‘你可以得到这块地，不需要花钱’吗？”但这根本不是沟通的内容。然而，类似一个来自高处境文化的人，可能很迅速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可能认识到，“好吧，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鼓励所有的听众，在此知道并认出这一点，如果他们来自

一种低处境文化，他们就要密切留意。这并不必然只留意所说的话，而是要留意所处的环境，更广阔的画面，亚伯拉罕下拜。他们为什么要在长老面前？这是一桩商业买卖。为什么以弗仑和亚伯拉罕不直接彼此说话？他们为什么以如此间接的方式说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中沟通这些事情的方式。对于处在高处境文化的人来说，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很有可能不要求什么，就可以应用在他们的处境当中。但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问我们这些处在低处境文化里的人：“我如何能沟通那样的事情？”并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恰当的形式进行沟通。

唐崇荣博士 Stephen Tong

当你看见希腊文化有些东西跟现在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你要知道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比如说“你们亲嘴务要圣洁”，那中国人跟中国人问安的时候如果个个亲嘴就很莫明奇妙的，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是精意而不是字句，所以我们应当清清楚楚分辨出来，哪一个是文化的，哪一个是字句的，哪一个是精意的，哪一个是暂时的，哪一个是永恒的，我们才不会出错。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我们要把圣经应用在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时，应当如何考虑圣经的年代和我们自己年代之间的文化差异？有一些简单的例证。当然你可以讲到“亲嘴问安”，这是初期教会团契的记号，还有如何亲嘴问安的教训……当然，因为亲嘴所代表的具有含义，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当中不会非常行之有效。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我们不是以亲嘴问安，而是握手。在其他文化中，人用不同的方式握手。他们可能是拥抱，或者其他不同的方式，以此作为团契的象征。但事实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实在的，用在文化方面恰当的方式表明这一点，这仍然是有效的。在一些文化当中，在我身处的非洲，亲吻只是用在性目的方面上的。因此如果你在教会里开始亲嘴问安……这不仅无效，自然，这还很是错误的，会遭人误解，因此要有一种恰当的同等表达，来表明同样的事情。因此你可以这样想，亲嘴问安是外壳，这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团契的原则如何在文化里表达出来。我们会发现对这种文化来说什么是恰当，但当中有对基督徒团契的基本认识。

问题 10:

今天的信徒如何根据救赎历史的改变，将圣经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

当我们通读圣经，看到救赎历史有显著的发展，影响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这些发展提供了我们了解自己在救赎历史中地位的方法。那么，今天的信徒如何根据救赎历史的改变，将圣经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

读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圣经的启示根本不是一次就临到我们，而是一种渐进的启示，上帝已经选择通过圣经的圣约，随着时间，向我们启示他的计划，最终启示的高潮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认识到，当我们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圣经所有方面都在应用中临到我们，特别现在的基督徒，不完全像过去旧约时代一样。当我们想，什么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需要看到旧约圣经如何具体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他是透镜和坐标，通过他，我们会说：“这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不是应用在我身上。”你可能想到一些例子，例如割礼。旧约的割礼，对旧约之下的人有直接的应用。现在，在新约的光照下，这并不按照完全一样的方式应用。不同的食物条例也是如此，一些祭司制度也是如此。这一切都在基督里成就，在基督里，通过基督应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读任何一部分圣经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把这部分放在它在救赎历史的位置上，看它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然后如何临到我们这些在耶稣已经成就，在耶稣的光照下生活的上帝百姓身上。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当你思想应用圣经，你真的需要对一样事情敏感，就是你在救赎历史上的位置。例如，某些事情是应用在摩西时代上帝百姓身上的，但并不应用在我们身上。例如，我们并不用石头打死悖逆的儿女，我们并不给每一个男性行割礼。这些事情特别具体地和摩西之约有关……因此，知道你在救赎历史的位置，是在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再来之间，这帮助你明白你身在何处，就明白这部分的规则 and 规定与你的关系。在旧约，即使在族长时期，某些事情与现在不一样，对人的要求不一样……我们有更完全的启示。我们有更完全上帝的话，我们有他的儿子，外在的道，来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和实在性。因此我们对更完全的启示敏感，在某种意义上，“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因此我们对我们在救赎历史中的位置敏感，我们该如何活，不仅因为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而且也因着我们要活在圣经整体的光照之下。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不能简单地随意打开一段经文，取了一条命令，说：“我必须这样做。”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割礼。我们知道，在旧约之下，创世记 17 章和接下来许多的经文，上帝命令人要受割礼。但即使随意看一眼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就会让人看到，新约上帝的百姓并不需要接受割礼。可能有一些健康和医学方面的原因，一个人会选择去割包皮，或者父母选择给他们的儿子割包皮，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清楚看到，这并不是上帝的要求，我们不受割礼，不会得罪上帝。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线索看许多例子，这让我们看到，对圣经的时代特征敏感，这很重要，割礼是对以色列这群上帝的百姓，在救赎历史某个时间点上的命令。但在救赎历史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权威，非常有信心地说，这不再是上帝的要求。因此我们不再施行割礼，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此感到不安，而是因为我们尊重上帝他自己的权威。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今天读圣经的人需要晓得他们在救赎历史上的位置。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在新约，在基督之后。因此当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需要晓得，我们是活在不同的时区，你可以这样比喻。这很重要。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些改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例如我想到与圣殿有关的礼仪。我们不再有一座实体圣殿。利未记里面一些这方面的礼仪，我们对此需要作出不同解读。第二，一些事情是与以色列民族的民族性质有关，例如行割礼的要求；或者一些与以色列民族的族群有关的规矩。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作普遍性的处理。第三，我也晓得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是我们讲的地理方面的事情。旧约圣经聚焦三件大事：圣殿、圣城和土地。在旧约圣经中，这些非常重要。但是在新约圣经，这些事情的每一样都因着基督的到来得到转变，新约圣经是在世界范围，而不是在具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因此这些与土地，与耶路撒冷城等等相关的事情，特别与圣殿相关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如何使它们变得全球化，把它们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第四，政治方面。旧约圣经，许多时候，以色列民实际上是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上帝的百姓管理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极少在实际上发挥这种控制性作用。我们作为更大社会的一部分生活。因此，当我们读与治理以色列生活有关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过渡，实际上，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中把这些应用出来，这就会有轻微不同。

问题 11：

信徒如何能让圣经与他们今天的生活切实相关，并应用在他们生活当中？

对于许多人来说，圣经看起来是一本过时以及无关的书。毕竟，它是很久之前写的，是写给那些与我们很不一样的人群。信徒如何能让圣经与他们今天的生活切实相关，并应用在他们生活当中？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对于一位牧师，一位讲道人或一位信徒来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理解在圣经中读到的，或者在讲道中听到的，这怎么可以与我的生活相关？我如何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层面上，这是门训的问题。我希望把它反过来，问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应当这样想，我的生活如何变得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事情切实相关？我怎样把我的生活应用在上帝已经通过他话语让我看到的事情上？用不同的方式作出稍微不一样的表述，这就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看见，我认为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圣经的教导，无论我知道与否，都自动与我的生活切实相关。无论我相信与否，它都是切实相关的。对我来说，我要自己思想，要对我自己说，作为基督徒，我的呼召就是学习圣经，让圣经的叙述大大塑造我对生活的认识，让圣经拯救的故事深深渗透进入

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思想我生活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脱离上帝拯救、救赎、充满、洁净他百姓，使他们变得纯净的大能作为的范围。当我能从这些角度思想我自己的生活的，这时圣经就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我变得鲜活起来。我可以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在这写信息当中……我们让圣经与我们的生活切实相关，部分的做法就是通过连贯持续查考上帝的道，既是在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但同时也是在与其它信徒的团契关系当中查考，他们帮助我正确读经，他们帮助我正确理解圣经，帮助我全心地顺服圣经。因此，首先要想，我自己的生活需要变得与上帝已经启示的切实相关，让我的生命降服在上帝对自己的启示中，然后学习查考，不仅仅靠我自己，靠自己总有一种危险，而是学习在与教会的团契当中，与上帝百姓和谐的关系当中查考圣经。这就帮助我不仅学习圣经，也帮助我开始看到如何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而这是本来靠我自己无法想象的，某人帮助我指出圣经教导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可能是在自己的祷告密室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或者如果我没有认识到我必须靠着恩典，让我自己对上帝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变得切实相关，我可能没有想到的。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当中记载不同的时期，这些时期在很多时候是年代相当久远的，圣经中有一些元素有四千年历史。因此当我们读到如此年代久远的内容时，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看到相关意义、它的重要性，甚至其真理。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认识到圣经是一本对生活在当时文化中的人说话的书。你可以说，道成肉身——耶稣来与人类生活——的原则，对于整本圣经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上帝进入我们生活的领域。因此，当圣经给人命令，或者描述旧约中人怎样才是信实，它是在对当时的文化说话。旧约的文化是农业、牧业，甚至有时候是游牧文化。因此我们看到有诫命和教导，它们的意义有时非常广泛和清楚。“不可杀人。”这在今天仍然适用。但是因为我们要准确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圣经就具体化说明看起来远离我们的事情。因此，例如说，如果你有一头牛，它顶了某人，这牛有顶撞人的习惯，你就必须杀了那牛，免得它再伤其他人。如果你有一头牛顶伤了某人，你没有杀这头牛，它又顶了其他人，你自己就要丧命，至少在原则上你要丧命。因此我们想：“哦，这甚至根本不是对我说的，因为我住在城市，我不花时间与牛在一起，我没有牛。”让我们认定圣经是真实的，原则是有道理的。在关于牛的论述后面有一些事情，说的就是：“为你的邻舍守望，保护人脱离危险。对任何在你控制之下有力量的东西，比如一头牛，不要疏忽管理。”现在当你这样说，你是在想：“好吧，我要保护生命，避免让有力量的东西伤害其他人。”这样我们就迅速认识到，这可以应用在重型机械、汽车、卡车等等的事情上。然后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我们能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来顺服上帝，保护生命，就像他们过去那样做的一样。因此，例如在“不可杀人”这观念之下，我们明白这可以调转过来应用，我们有义务要保护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看到有命令，申命记 22 章的命令，说你建新的房子，要在屋顶上安栏杆，我们今天并

不在屋顶上安栏杆，我们是否违反了律法？没有。那时候人的屋子是平顶的，在世界一些地方情况仍然如此……因此当人们建房子，他们在屋顶建造围栏，保护人免得跌下来。为什么？某人会说：“我不会从我自己的屋顶跌下来，我不需要花这笔钱。”但不是的，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即使那些不小心、愚昧伤害自己，睡觉太靠近边缘，游戏的时候太过用力的人。你可能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圣经说，是的，这是你的问题。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人如己。事实上，这正是上帝的品格。是上帝颁布这样的命令，“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这会使我们得救。我们是谁？岂不就是会愚昧伤害自己，愚昧地从屋顶上掉下来的人吗？可能是按字面意思的屋顶，也可能是一些别的愚蠢行为。上帝关心那些不关心自己的人，他关心我们，这实际上最终带来救赎的计划和基督的工作。

为了把圣经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自己和圣经原本受众之间的不同。感恩的是，我们有同一位上帝，今天人的人性和圣经时候的人是一样的。像这些的类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考虑贯穿救赎历史发生的改变，负责任地把圣经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中。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Bauer)，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释经学学院院长，及归纳法圣经研究 **Ralph Waldo Beeson** 教授。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改革宗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哲学及神学助理教授。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卫斯里圣经神学院 [Wesley Biblical Seminary]，哲学助理教授。

达瑞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文化参与执行主任和新约研究高级研究教授。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和考古学副教授。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 [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学术院长和圣经释经学与神学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 [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 James, Jr.)，伯明翰神学院，阿拉巴马校区[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abama]，学术事务副校长。

但以理·金博士 (Daniel L. Kim)，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旧约助理教授。

罗伯特·李斯特博士 (Robert Lister)，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拜欧拉大学，加州拉米拉达[Biola University in La Mirada, California]，圣经和神学研究副教授。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国际浸信会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主任牧师。

约拿单·潘宁顿博士 (Jonathan Pennington)，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及博士研究部主任。

罗伯特·普拉莫博士 (Robert Plummer)，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校区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多年来一直在大学和神学院教授神学和传福音课程，除了共同牧养当地教会外，还经常在地方教会，会议和退修会中担任讲员。

唐崇荣牧师 (Stephen Tong)，[印尼]唐崇荣国际归正布道团和归正福音教会 [the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STEMI), and Indonesian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创始人。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改革宗神学院，杰克逊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Jackson Campus]，旧约圣经和圣经语言的阿伦·贝尔彻教授，以及教务长。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 [Wycliffe Hall, Oxford] 副院长，讲道系主任，前英国温伯顿圣路加教会教区 [St. Luke's Church, Wimbledon Park, UK] 牧师。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 [Wycliffe Hall]，新约研究和圣经神学导师。

盖伊·沃特斯博士 (Guy Waters)，改革宗神学院杰克逊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新约教授。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神学教授。